

JINGWEI WENCONG V

薛云峰 著

西行漫笔

中国致公出版社

薛云峰 著

西行漫笔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纬文丛.第V辑/北渔主编—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8

ISBN 7—80179—057—X

I.经… II.北… III.①散文—论文—中国—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251 号

经纬文丛第V辑·西行漫笔

作 者 薛云峰

责任编辑 智 龚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034

印 刷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5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79—057—X/H·005

总 定 价 160.00 元 (全十册) 本册 20.00 元

目 录

西行漫笔

- 盘头少女/3
- 金色的云（上篇）/5
- 金色的云（下篇）/12
- 心灵的绿地/19
- 景山访胜/23
- 景山观荷/25
- 天安门情思/27
- 又见大红门/30
- 下榻在沙滩/32
- 想起那条林荫路/34
- 在南行列车上/39
- 金碧交辉/42
- 人与自然的和谐/44
- 多彩的民族风情/47
- 白族姑娘的包头/50
- 美丽古远的大理/53
- 蝴蝶泉与五朵金花/55
- 崇圣寺三塔抒怀/58

- 洱海行/60
走进四方街/62
木府前的沉思/65
羊皮披肩与纳西妇女/68
白沙乡赏奇/70
玉峰寺前遇茶王/72
长江第一湾/74
虎跳峡写意/76
玉龙雪山 纳西之魂/78
待圆的泸沽梦/81
路过攀枝花/83
读乐山大佛/85
雨中游峨嵋/88
峨眉人的市场意识/91
蓉城寻旧/94
再访琴台故径/97
三游青羊宫/99
王建墓及其石刻/101
忆游文殊院/103
访成都晚报/105
西安感怀/107
历史的骏马/109
谒秦始皇帝陵/111
夏雨霏霏观秦俑/113
华清池断想/116
圆而未圆的华山梦/119
雁塔晨钟/122
大雁塔前话玄奘/124

- 文明从蒙昧中走出/126
三秦都市报与戴超/128
北陵纪游/131
良师益友/133
长影印象/136
勿忘“九·一八”/138

游记拾遗

- 当壁镇冲浪/143
兴凯幽情/145
西鹤东鸛/148
海参崴纪行/151
镜泊水秀悠悠情/155
镜泊女神/158
参观地下森林/161
兴隆寺与石灯塔/163
松江情/165
樵岭溶洞/168
初识上海滩/170
菊花/172
走进灵隐寺/174
近读六和塔/176
青山有幸埋忠骨/178
枫桥访古觅诗境/180
路过张家港/182
宜兴与慕蠡洞/184
新安江夕照/186
屯溪老街/188

西行漫笔

盘头少女

666次进京列车正点从鸡西站开出。看会儿书倦意袭来，我便爬上005号上铺。一觉醒来，列车刚驶过林口，时近中午，泡了一盒“康师傅”，坐在过道茶几旁就着面包开始午餐。对面茶几旁也有人在吃“康师傅”，是位盘头少女。

噢，想起来了，那是芳邻004号上铺。刚上车时我在开手提包拿牙具，耳边忽然传来柔和甜润的声音：“大爷，把指甲刀借我用一下，好吗？”她二十上下年纪，中等个儿，身材匀称，脸型饱满，有点象电视剧《姐妹》中的妹妹殷小麦，特别是那鼻子、嘴角和说话的动作都很像。但看得出她不像殷小麦那样活泼刁钻，给人印象是气质文雅，清纯可人。

如云的乌黑长发，被漂亮的麒麟发卡拢在头顶盘成三束发卷，后象三股黑瀑布从脑后泻下，直达腰际；额前发丝梳成刘海，与耳垂下两颗摆动的红樱桃映衬，自然流畅，灵动飞扬。

白底黑格的圆领上衣，半透明的白绸长袖，胸前有条黑底白云图案，圆领下系着白底黑格的飘带，显得轻灵飘逸。黑色长裙，下摆底边带着白色云卷，穿着一双白色包尖的黑色皮凉鞋。黑与白这两种对比彩色，在她的身上得到了美妙的和谐，整个人显得清秀端庄，别致生动，并带些许温柔。

生活中的美丽与潮流往往不是一回事，而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是对人们智慧的挑战。这个女孩很善于打扮，留心时尚，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嫁接点，实现了大方得体，恰到好处的包装。

在我的对铺还有两位年轻女性，都是追求时尚的现代派。头发染的黄黄的，穿着吊腿的体型裤。一个梳着维族姑娘发型，满头小辫，但却缺少维族姑娘的丰腴和豪爽，形似神不似，看去很别扭。另个更开放，在车厢里众目睽睽之下与情人亲昵，缺少东方女性固有的含蓄。盘头少女，并没有她们的浓妆艳抹，但看去却清纯可爱。售货车迎面过来，她稍一摆手，满面生辉，眼睛黑亮有神。她买了一本杂志读了起来。

翌日清晨，我五点就起来，见盘头少女正在铺上摆扑克。这时列车已驶进辽西。她收起了扑克，指着铺上东西轻轻地对我说：“大爷，替我看下东西，我去上厕所。”望着她的四方大塑料兜和青色布背包，我在猜测她的身份。从大塑料兜看她似乎是做小买卖的，可她的谈吐气质又有点不像。她回来了，我便与她搭讪起来。她很大方，也很有教养，她告诉我，她原在鸡西汽车公司工作，后来单车承包，她便到盘锦油田姨妈家，姨妈开个中档饭店，她在那里帮忙。这次回鸡西探亲，父母都是煤机厂退休工人，哥哥还在煤机厂工作。过些日子她妈妈也要到盘锦来。也许是出于好奇，我问起她的发式，她说这是半盘式，做一次发型可管三天。

沟帮子车站到了，她对我嫣然一笑说：“大爷，我该下车了。”说着拎着东西向车门走去。

我把头伸出车窗，见她背着青色布背包，一手拎着大塑料袋，一手拎着手提包，向站台走去，黑色长裙在晨风中摆动，此时的盘头少女似乎更加靓丽。

有人说：“打扮也是一种文化。善于自我打扮，浓淡入时的女人肯定是聪颖和有文化素质的，不管她是否有什么文凭。”我没间盘头少女的姓名和学历，但我相信她是一个聪颖和有文化素质的姑娘。

(2000年6月7日《鸡西晚报》)

金色的云（上篇）

经过28小时奔驰，666次快车于6月17日13时50分到达北京站。由诗酒文协介绍我住进《求是》杂志招待所25号单间，是地下室，宿费不贵也很方便，就是有股霉味。

住下后第一件事是给云打电话，告知我已到京。云说去昆明车票已订好，并要去我的住址和电话，说晚上来看我。

云是我中学的同学，自1964年大学毕业后就没见过面，在文革中又失去联系，虽经多方打听一无所获。但世上的事就这么巧。上月在妻办的育英高中与王启江老师闲谈，他说是哈师院生物系毕业的，我心禁不住一动，便问他认不认识云。他笑了，说他与云是同班同学，并给了我云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按照王老师提供的电话，先给云所在工作单位打电话，说她不在，我把电话打到她家里，传来了云的脆亮的声音。她以为我到了北京，急忙问我从哪里打电话。我告诉她在鸡西，她马上说：“我知道你在鸡西。在《新闻传播》上看到了你，你很有成绩。我还想过几天给你写信呢！”接着我们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家庭和其它，似乎有好多话要说一时又说不完。当天我就给她邮去三本拙作。大概一周后的晚上，我正看电视，家里电话铃响了，原来是云，声音是欢快愉悦的。她说，三本书已收到，翻了一下，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多，主要是听她讲。最后她说：“你送给我的照片，我还都保存着呢！”听了这话心头

涌起了一股暖流，说了声：“谢谢！”是激动又含苦涩。是啊，保存照片又何尝只有你呢？我们那段恋情是我人生的第一缕阳光，每当回忆起来，心里总是甜甜的暖暖的。

30多年过去了，她还会是我记忆中那位秀美的姑娘吗？柔柔的双辫，富有神韵的眼睛，秀美的体态，常穿一身青色衣服。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云告诉我她小儿子已把车票取回，因刚才下雨她晚上就不来了，约好明天9时左右来看我。

普希金有句名言：“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最亲切的怀恋。”这一晚我失眠了。往事一幕幕从尘封的记忆中泛起，是那样的鲜活，仿若发生在昨日。

那是1954年的春天，在位于松花江南岸的伊汉通村小学操场上，来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学生，给这满眼绿色的小镇平添了几许活力。他们是区政府所在地的张麻子村小学的学生，春游归来在我校歇歇脚。在这群学生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臂戴“三道杠”的女生，她有双美丽富有神韵的眼睛。“三道杠”，是少先队大队长，只有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此殊荣。这年夏季我代表伊汉通小学出席方正县团委召开的高小毕业生代表大会，在报到时我又碰到了“三道杠”。通过三天会议，我们相识了，她的名字叫云。

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学校，开始了紧张的中考准备。记得发榜那天下着小雨，方正县中学初一学生录取榜贴在县一小的院内，我顶雨在那长长的名单中找寻自己的名字，在找到自己名字的同时也在榜上发现了云，真为她高兴。

当时方正县中学在县城外东岗上，一座日伪时代留下的飞机式平房，在机头左前方新盖了一趟平房。那时上初中不像现在的义务教育，全县只一所初中，仅收4个班，赶上古代考状元。我们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排队站在操场上，听教师叫名分班。当前3个班同学叫出后，我用眼扫了一下剩下的同学，又发现了云。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俩又分到一个班，一年四班，也就是方中初中历史上的10班。

同班学习朝夕相处。上课听讲，下课围成一圈手拉手地跳集体舞，学习生活很开心。我与云都是班级的好学生，而她能歌善舞，还是短跑运动员，多才多艺。她在小学时就入团了，当时是团小组长，而我还只是个少先队员。记得在写好第一份入团申请时，我见云在讲台上收作业本，就把申请叠好扔给她，然后跑出了教室。在我班我是第一个被发展为团员的，固然是组织的培养，但也与云的帮助分不开的。后来我们都成了班级团干部、班干部，在一起接触时间更多了，似乎我们很谈得来。那时我们都天真无邪，虽有对异性的爱慕，也只是一种纯真的友谊罢了。三年初中生活就要过去，我们都面临一个升学考验。方中没有高中，得考与方正一江之隔的通河县中学。两校初三毕业生8个班，可高一只收一个班。八比一，竞争是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中考结果，我们两校被录取新生基本上是半对半。想不到幸运之神对我们如此青睐，在方正的一半中竟包括我和云。这也许是缘份吧，我们又一起进了通中的高三班。

通河县位于松花江北，与方正一样都属于三等县。但通河中学的条件比方中好，围墙绿荫，二节灰楼，以后又盖了一栋红楼。如果说方正中学三年过的是平静的学习生活，而在通中却经历了大跃进那个特殊年代，劳动多、社会活动多。我们这个班荟萃了两校精英，无论在学习、劳动和社会活动中，大家都在憋着劲干。而此时的我们正处在青春期，虽然比不得今日的俊男靓女，但都充满着青春活力。云着上裙装后更显得清丽秀美，光彩照人。一次我母亲来通河看我，碰见云，云领她找到了我。她给母亲印象极佳，一直对我夸云漂亮会说话。但在那个时代，学生不敢越过恋爱的禁区，只把对异性思慕深藏在心中或者用极为含蓄方式交流感情。

学校举行赛诗会，云是主持人之一，因为她是校学生会的文娱部长。会正开着，突然从前面传过来一张纸条，展开一看是云写的一首7言诗。抬头望去，她朝我颌首一笑，我会意地回她一笑。略一沉思，步她的韵和了一首。说是和，其实那时我并不懂平仄韵，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两张条子传到她手后，云似乎很满意。她走过来告诉我，下一个节目是我们俩唱和。云首先朗诵她的大作，接着我念了和诗。诗的内容已记不清了，无非是歌颂大跃进的豪言壮语之类。但我至今记得唱和后云的那种欣喜的神态。

在中学期间我们学习都不偏科，而对文学的喜欢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所以，当学校想以县里的农民诗人胡海为原型写个剧本，准备寒假排练到县里演出时，便想到了云和我，还有我班的鲍常文。那是个冬天，考完试还未放寒假，我们三个便冒着风雪赶到胡海所在村采访诗人和他的诗友们，材料丰富而生动，我们也深受所感。可当我们提起笔来写剧本时却有些茫然，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懂提炼主题和谋篇布局。但我们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又是照葫芦画瓢。写剧，是话剧还是歌剧？我提议写歌剧，因为我们三人都喜欢写诗，便决定写歌剧。这时已放寒假，学生都离校了。我们三个留下日夜兼程写，有天写的太晚了，学校让食堂给我们准备了夜餐，食堂师傅对我们写剧本大加称赞，仿佛我们是剧作家似的。经过一周左右的奋战，总算拿出一个所谓的五幕歌剧《诗屯歌村》，常文在给剧本署名时把云放在前头，他在最后。常文写完就走了，因为他家在本地。可云却望着剧本署名若有所思，我调侃地问她：“你发现了什么？”她扑哧一声笑了。“真有意思，咱俩名字中都有个云，把中间两字叠起来是我的名字，把最后两个字叠起来则是你的名字。”她一边说着，一边用牙咬着辫梢上的一根细细的青丝，扑闪着一双美丽的眸子。这是偶然的发现，还是感情的交流？反正当时我心里甜甜的。

时光不停地走，唯有记忆年轻。耳边仿若响起那来自久远的歌声：

美丽的阿什河啊，
鱼米之乡；
阿什河啊，
一片好风光。

……

在那因拥有金上京遗址白城子而闻名的阿城县城南，过一条沟，便是阿城一中。1959年夏我从通中转到这里，度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在离开通河县中学那一瞬，心里充满着恋恋不舍之情，舍不得在这里学习二年的美丽校园，舍不得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而那张包括云在内的我们三个同班五年同学的合影，则为我留下了友情和温馨。

阿城是大县，离省城又近。阿城一中师资和教学环境都不错，而我们又面临人生转折的高考，在学习、劳动和社会活动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但在心灵深处时而有种莫名的骚动，这时眼前就出现了云的美丽倩影。到这时我才明白，我已经爱上云了。

有人说，距离是美，以前同班，天天见面，并没有特殊的感觉。现在离开了，那种深藏在心灵深处的感情浮出了水面。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书来信往不断，但谈的都是学习、理想，充满着互相鼓励的话语，确实成了复习准备功课考大学的一股动力。一天，我收到一封从通河来的信，从那娟秀略带豪放字体我一眼就看出那是云写来的。急忙拆开信封，从信纸中滑落下来一张玉照。乌黑的双辫，俏丽的面容，端庄而文静；花色的女衫，时髦的项链，还有那含笑欲语的双眸，蕴含着千种风情，令人怦然心动。但我却没有舒婷那种“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勇气，不敢向她表白，害怕惊醒这美丽的幻梦。在上学的路上，有家院中的西番

莲艳放，非常美。每当过此我都驻足观看，默念着李白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周日与同学去哈尔滨游兆麟公园，美景如画，情侣双双，我禁不住又想到了云，便写诗抒怀。只记得最后两句是：“何时才有长流水，情人漫步在天涯。”

高考结束了，我们都在焦急等待着发榜。这时弟弟回方正，我便写封信让弟弟借由去看望云，因为我姨与云同住一个屯。云得到信息后亲自到姨家看望弟弟，并让弟弟代向我问候。后来云才告诉我，当时他以为是我去了，心里特别高兴，对她父亲说：“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来了。”她父亲当然明白女儿的意思，他让云把我带到家来，意思是他要看看。但到姨家一看是弟弟，浮到水面上的感情又沉入了心底。

山穷水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我们都进了省城，她考入哈师院生物系，我在黑大学外语。从学府路到和兴路，相距不远。在松花江畔，省城哈尔滨又演绎了一段我们的浪漫史。

.....

虽然昨晚没睡好，清晨还是很早就起来，在沙滩一带散步，企图寻找往日在京工作生活的那段感觉。九时许，云如约前来。我们轻轻握过手后，坐在25号房间在互相审视着对方，从35年的岁月沧桑中辨认记忆中留下的影像。她身着带花的立领盘扣镶边短袖衫，配着黑色斜长裙，显示出沉稳的气质和潇洒的风度；那乌黑的双辫已由短发所替代，并已染上岁月之霜；俏丽的面容在时间的年轮中依稀可辨，那双美丽的双眸仍像从前那样富有神韵，宁静高雅，笑意盈盈。没错，透过岁月的风尘，我又看到了当年的云。与我看到她秀发染霜一样，她也发现我豁牙露齿。我们相视一笑，感叹岁月的无情。

我们仍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地谈起现在，回忆过去。我很佩服她，教子有方，两儿一女均成材；而她多年自强不息，又攻读了新闻和图书馆两门专业，事业有成，成果斐然。当回首往事时，

她感慨地说：“我们很有缘份，但不是夫妻那种缘份，而是同学朋友之缘，对这种缘份我很珍重。”我接过她的话头说：“我们可以说是有缘无份，对于这种缘我也是非常珍重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过一个多小时，她一看表起身告辞，说她女儿正在坐月子，她得回去做饭。接着扔下一句：“等你回来，我陪你玩一天。”送她到门口，就以《求是》杂志社院内的绿荫鲜花为背景，为她拍了两张照片，作为我们这次相见的纪念。

送走了云，耳边还萦绕着她扔下那句话，它使我既激动又不安。激动，这是我内心所企盼由她嘴说出来的愿望；不安，是理智告诉我这种想法和举动是无益而不现实的。但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明知不能为而企盼。就这样我带着虚无缥缈梦幻和云给送来的车票于翌日上午登上了去昆明的列车。